

清·金农著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冬心先生题画记



冬心先生题画记

清 金农著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振兴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.625 字数 40,000

198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.001—3,700

目 录

书评·····	一
作者传略·····	四
画竹题记序·····	六
冬心先生画竹题记·····	七
冬心先生画梅题记·····	二三
冬心先生自写真题记·····	二九
冬心先生画佛题记序·····	三三
冬心先生画佛题记·····	三四
冬心先生画马题记·····	四〇
跋·····	四四
校勘记·····	四六

书 评

绩语堂题跋

冬心自写真题记一卷、画佛题记一卷、画马题记一卷、画梅题记一卷、画竹题记一卷、杂画题记一卷、补遗一卷华韵轩刊巾箱本 陈氏重刊本 同治戊辰杭州丁氏汇刻本 翠琅玕馆丛书本 美术丛书本 小石山房丛书本只画竹题记

清金农撰。农字寿门，号冬心，钱塘人。布衣。金农撰冬心杂著六种，初刻罕觐。陈氏以巾箱小品本苦于翻阅（当即世行华韵轩本），重刻以广其传。今就两刻参校，巾箱本无杂著标目，首画竹题记，次画梅画马画佛，次自写真，次研铭。陈本则总标杂著，研铭列画记前，画佛自写真题记列画马前，又缺画佛题记自序及画竹题记三十一条。其他篇段字句，亦多歧出。按画佛题记自序云：予初画竹，继画江路野梅，又画东骨利国马之大者，转而画诸佛。是先生画马实先于画佛。陈本以意删定，虽云重刻，盖非旧观矣。

书画书录解题

冬心自写真题记一卷 清金农撰。凡八首，盖曾自写真八次也。冬心画佛题记一卷 清金农撰。凡三十七首，自序谓语多放诞，不可以考工氏绳尺拟之，可谓夫子自道矣。冬心画马题记一卷 清金农撰。凡十二首，冬心画马本不多耳。冬心画梅题记一卷 清金农撰。冬心画梅颇多传本，每画必题，此编寥寥二十余首，必非全稿。题语亦较写竹题记雅饬，似曾经人删削者。冬心画竹题记一卷 清金农撰。凡五十六首。冬心写竹脱却法度，编中亦自言无师承也。每幅题语辄数百言，又多杂滑稽之说，殆亦一时风尚，不善学之，便堕江湖恶习，不可不慎。题中辄自称先生，褚少孙而后，此其嗣音矣。冬心先生杂画题记一卷补遗一卷 清金农撰。凡一百三十二首，皆其题自画之作。名杂画者，以画梅画竹等俱已有专书，此编所题，皆杂画也。其中跋多诗少，诗多七绝，别有风致，惜时伤佻达耳。至题跋则奇情俊语，与题画竹诸篇略相类，并时惟板桥可称同调。此种题画之风，实开自冬心、板桥，其后有效之者，无其才情，遂堕恶趣。编中后五十七首，乃汪明据真迹及梦园书画录录入者，是其前七十五首必出于稿本可知。补遗一编，凡三十四首，为近人邓实所

辑，注明出于真迹，及笔啸轩书画录、别下斋书画录、红豆树馆书画录、古缘萃录
诸书云。

作者传略

冬心先生金农，字寿门。钱塘布衣。少与石贞石、陈竹畦、丁钝丁以诗文相淬厉。尤癖于古，收储金石之文不下千卷。中岁曾遍游齐、鲁、燕、赵、秦、晋、楚、粤间，无所遇，归妻亡，遂寄居维扬，卖书画自给。书工八分，小变汉人法。后又师国山及天发神谶两碑，截毫端作擘窠大字甚奇。亦精篆刻，所作甚少。画兼人物、花卉，而于墨梅尤工。张瓜田云：冬心精鉴赏，年五十始从事于画。涉笔即古，脱尽画家之习，良由所见古迹多也。初写竹，师石室老人，号稽留山民；继画梅，师白玉蟾，号昔耶居士。又画马，自谓得曹、韩法。后写佛像，号心出家齋粥饭僧。其点缀花木，奇柯异叶，设色尤古，非复尘世间所睹。盖皆以意为之。问之则曰：贝多龙窠之类。罗两峰师事之。平生著作多铭赞、杂文。歿后皆散佚。两峰竭力搜罗，编为一集。又尝写冬心诗意一册，凡十二帧。布置幽奇，点染闲冷。觉冬心诗倍饶生趣。诗如独步云：「烟际曳筇人掩关，绕行池上夜忘还。浮萍刚得雨吹散，吐出月

痕如破坏。「吴穀人祭酒谓：「冬心诗如清夜九霄，落鱼山之梵。深雪万峰，品雷威之琴。」是评最确。集外佳作，两峰所未搜罗者，又录得晚秋湖上分韵云：「最无情事性相乖，只有同游老更偕。不怕湖云欺白发，且寻秋草试青鞋。今年九月此佳日，把酒一杯多好怀。小雨段家桥外去，晚波十里若磨揩。」余诗尚多，不能尽录。

述庵司寇云：冬心性情通峭，世多以迂怪目之。然遇同志者，未尝不煦恬自适也。尝绘其四十七岁小像，蒲州刘仲益题云：「尧外臣，汉逸民，著书带不讳贫，疎髯、高颧全天真。」其标格可想见矣。尝蓄一龟大如钱，甲上绿毛斓斑如古铜。蓄一洋狗，名阿鹊，每食必设肉羹伺之。后阿鹊死，为诗哭之哀。晚年无子。手抄其诗，付女儿收藏。题五绝句。其一云：「卷帙编完顶发疏，中郎有女好收储。帽箱剥落经藏敝，莫损严家饿隶书。」论者咸谓其诗苦硬清峭，雕琢极精，品与山谷为近。殁于扬州三生庵。乙酉九月，归葬于临平黄鹤山。青衣彭郎亦工画，冬心甚爱之，跬步不离。平湖张铁珊戏赠一绝云：「画船三度见同来，岂止萧郎解爱才。身似花枝心似铁，天生小史伴于慙。」（墨林今话）

画竹题记序

冬心先生，年逾六十，始学画竹。前贤竹派，不知有人。宅东西种植修篁约千万计，先生即以为师。去春先生病起，目蒙耳聩之状，辄自爱惜名山，老疾时时动念。今夏四月，轻轮短棹，别刻中诸胜，过吴兴，揽苍弁，阗大雷，下浸太湖，狎洞庭，揖林屋，品第茶经慧泉。泉上躐良常，憩招隐，复渡江访焦先瓜牛庐。又至广陵，客谢司空寺，无日不为此君写照也。画竹之多，不在彭城而在广陵矣。每画毕，必有题记，一摭枵触之感。秋雨兀坐，编次成集。江君鹤亭见而叹赏不置，命僖人钞录付劖颺氏。江君早岁能文，交道矜慎，独取乎韦布寂寞之言，其贤谁得而测之邪？乾隆上章敦牂九月九日钱塘金农自序

舟先生携观梁溪听松盒中。传闻履殿试日，写新篁于卷尾，题云：「画竹一竿，送与试官。」其清狂殊可爱也。十余年来，虚舟先生已归道山，此画无存。予养疴江上，偶作小笔，辄一动念。履之画竹，世不恒见，视后之夏景、文璧、姚绶之徒，几有威凤山、鸡之喻矣。簞簞竹竿，画以自赏。倪逢王方平，吾欲斫取赠其作垂釣之具焉。上虞江三石头，策策之鱼不少。釣既不得，得亦不卖。此逸民中高蹈遗世之人也。今有其人，吾当友之。

先民有言：同能不如独诣。又曰：众毁不如独赏。独诣可求于己，独赏罕逢其人。予于画竹亦然。不趋时流，不干名誉。丛篁一枝，出之灵府。清风满林，惟许白练雀飞来相对也。

眉山长帽翁画竹横轴，乾隆元年九月曾见于京师一豪贵家。墨腴笔超，有崩云抉石之势，自属奇迹。予每落想摹写，往往来胸中颇有得也。若魏国夫人疏篁瘦箴，真闺帏间稚物，只合配女郎诗耳。

予自丁卯岁从江上迁居南城隅，种竹无算。日夕对之，写其面目，若五斛黛在毫楮间。烟啼风嬉之态，颇谓得之。文湖州、柯丹邱未尝知有其人也。

五代隍廩内库纸，开轩画竹云舒舒。莫将蒲苇轻相比，此是杨风子草书。

古人云：怒气画竹。予有何怒而画此军中十万夫也。胸次芒角，笔底峥嵘。试问舌飞霹雳鼻生火者，可能乱画一笔两笔也。

近得一大砚，状貌甚古。人皆以为砧娘捣练之石也。闭门独坐，画长竹数竿，题以寄远。措句用韵，不拘规矩，极诗之变。吾党惟陈楞山、厉樊榭、丁钝丁、杭堇浦、陈竹町颇能赏之。五君子亦擅斯体之妙者也。诗曰：「此砚一钱虽不直，此砚千金却不易。中有海眼疑出泉，坐对常想百年前。百年前头谁识得？此砚定为空阶捣衣石。终日摩挲我独忙，抱向孤松松下之高堂。画竹不画今画古，湘江人愁湘云苦。旧时骚怨渺何许。重磨轻烟扫长毫，题诗大胆气益豪，岂屑啾啾啾啾声嘈嘈。天风忽尔吹蓬蒿，扶眦侧望皆汝曹。只合寄与茅山道士劳山樵。」郾道元注水经：山阴县有苦竹里，里中生竹，竹多繁冗不可芟，岂其幽翳殄瘁若斯民之馁也。夫山阴比日雕瘵，吾友舒明府瞻为是邑长，宜悯其凶而施其灌溉焉。予画此幅，冷冷清清，付渡江人寄与之。霜苞雪翠，触目兴感为何如也。

时雨夜过，春泥皆润，晓起碧翁忽开霁颜。玉版师奋然露顶自林中来，白足一

双未碍其行脚也。刘宋沈道虔屋后生大笋。或窃之，乃笑止之曰：惜欲令成林，更有佳者相与买送。此语颇蕴藉也。予偶画竹，并画进士赧赧欲出之状。倪逢采颐物色人，可能从纸上掘去，烧之作午食也。

前人画竹，勾勒之妙，不名一家。有以朱碧渲色为之者，亦能品中高艺也。予屑隳廉半挺，漫然写意。所得在成都大慈寺灌顶院壁上，唐张立用笔之法可以想见。冬心先生出游四十年，老且倦矣。四十年之中，渡扬子，过淮阴，历齐、鲁、燕、赵而观帝京。自帝京趋嵩、洛，之晋，之秦，之粤，之闽，达彭蠡，遵鄂渚，泛衡湘，离江间。车之轮，舟之楫，有时晏坐一室，泊如也。僦人从者或三四人，或六七人，各治其事。泓颖取资，抑何多焉。即炆灶、析薪、抱食、汲水，久而忘其服劳之苦也。甬东朱龙善琢砚，新安张喜子界乌丝阑，会稽郑小邑儿工钞书，吴趋庄闰郎操纚能理琴曲，泾阳蔡春解歌元、白新乐府。近来先生癖好画竹，长幅矮卷，日竟十数。兰陵陈彭学画竹，可乱先生真。呜呼，上世贤哲之士，若宁戚将车，陈仲子灌园，公沙穆赁舂，司马相如涤器，夏馥为冶家庸，申屠蟠为漆工，阚泽佣书，杜广为廐卒，袁宏为富翁运租，祁嘉作都养给食，吴逵行庖，南霁云为长年操舟，

陆羽龙盖寺牧牛，程贺充眉州厅仆洒扫，此身初非有意处于卑贱而不恤也。人贵乎自立耳，自立则其执役不为屈不为辱也。下至王褒之髯奴炙酒，张志和之渔童捧钓，杜甫之阿段伐木，杨伯起之阿对种蔬，虽后无所显，然亦见用于名流而不泯其传也。

老而无能，诗亦懒作。五七字句，谀人而已，可勿录也。然平生高岸之气尚在，尝于画竹满幅时一寓己意。林下清风，惠颺不浅。观之者不从尘坌中求我，则得之矣。

唐宋以来，写竹枝者不尚丹青，专用水墨。大半出于高流胜侣之笔，非画史俗工所能也。其于坚冰积雪时，乃见此君岁寒之盟，与梅兄、松叟久而勿替也。予爱竹不啻好色。近复挥扫，往往画以自赏，间或作易米计。然未尝有好事者连船运租偿送也。

松有时而摧为薪，桂有时而蠹其腹。物之生也，其如戕贼何？竹族甚蕃，不夭阏，不龙钟，亭亭特立，若翠葆玉人。日夕清风出怀袖间，庾公之尘藉之而拂去也。予与通好，辄为写真。此君面目，惟青城野鹤可相并亚。

凡花之发于句芒也，自含葩以及落蒂，倏而敷荣，倏而揪敛，便生盛衰比兴之感焉。晕朱调铅，壮夫不为也。予僻性爱竹，爱其陵霜傲雪，无朝华夕瘁之态。每闻多竹胜地如渭川、淇上者，直造竹所，不问主人。往往人见之错呼为王郎。暇日则写其貌，黟县陈元资我不浅也。

予画竹不画石。石何难乎？颜色太古雪，作飞白者乃佳。若攒苔用雨点皴，不屑画也。

画竹宜瘦，瘦多寿，自然饱风霜耳。蒙庄十围臃肿之木，予觉嬾对图绘，恐客嘲宾戏，以我为肉食相也。

「二枝新长楚江头，便有烟昏细雨愁。若说无心心最苦，斑斑湘女暮啼秋。」此予二十年前题湘阴女子画竹诗也。予近善此制，遂转以自赠。白头潦倒，空负青青琅玕之照眼睫也。老丑不嫁，意欲何为？难免彼姝掩口笑之不止耳。

予家书堂前后皆植竹。每于雨洗烟开时，辄为此君写照。一枝一叶，不假何郎之粉，萧娘之黛作入时面目也。僊人陈彭，冬心先生字曰幼篔。复字之曰八百。侍先生砚席历百二十朔晦矣。先生受二竖之樱三载，仆半散去，若风箨之解也。彭独

留，药铛粥锅，晨夜无怠。四方朋交，皆谓戴逵已应灾星，孰知尚在人世。今年五月，霍然而起。尝作束晰，近游清苕，苍弁。彭相随以往。诣天圣寺，观寺壁画竹一堵。归写此幅，彭乞请收藏。噫其不好搏菹簞钱之戏，又不爱珠犀金玉之贵，而宝芦中穷士之残煤秃管。亦异已哉。

虚心高节，久而不改其操，竹之美德也。若戕伐之，煎茶缚彗之厄，非爱护弗能免之耳。予画此数竿，如见所生。设百年后纸渝墨敝，煎茶缚彗之厄可免也。

跛道士，梅沙弥，写竹一竿极似之。不补桃花三两枝，何须贵人题恶诗。

居无竹，食无肉。居无竹，长俗也。食无肉，长瘦也。是日西廊分种修篁七竿。适有客餽豚蹄者。予得饱肉坐竹中，居然不俗不瘦之人矣。因磨王仲卿墨，画此纸幅。萧萧秋声，如灌两耳。砌下甘蔗丛棘，毋妒长身君子挺立不屈也。

野蒲出水，雏鸭唼萍。初夏新篁，已解粉箨，窥人作微笑矣。南朝官纸，滑如女儿肤。晨起写此一竿，世无文殊，谁能见赏？香温茶熟时，只好自看也。

唐萧协律善墨竹，画十五竿赠醉吟先生。醉吟先生作长歌报之，倾倒其绝艺逼真，举世无伦也。予远希前良，写此牝牡十三辈。茫茫宇宙，何处投人？一字之褒，

难逢雅赏。其他可以取譬而不为矣。

竹有祖，竹有孙，艺竹者善于养畜也。《齐民要术》所载：东家种植，西家收利，又非人力之能施矣。予江上旧庐多竹，阅数世不改青瑶华。今转徙居何氏妹畧书屋，瓦松梁苔，薄见曦景，而苍筤一竿无有也。养畜收利之说则托之墨卿。画此长卷，将欲授高枕石头之人也。

嶰谷风秋，柯亭人古。信手写来，便是竹谱。

《天宝遗事》云：商山隐士高太素，居清心亭。亭下有秀竹棱棱玉立，不羨侯家戟门也。予仿小笔数竿，以貽潜林逋客。潜林为太素云仍之孙。千载相望，其弢光戢影，敦盘履之节同一轨也。

予游弁山，寻小玲珑石不得。信宿僧寮，僧心印乞画瘦竹一枝，长供佛前。竹尊者顿开生面矣。并题七字古诗曰：好游名山扶一藤，林间忽遇长眉僧。合掌乞画苦寒竹，先生近日无他能。竹中不复画荆棘，荆棘乃竹之盗贼。老来嫌似水牯牛，随意题诗在上头。

九龙山人尝于月下隔船闻箫声，欣然写竹一枝相报。越日，估客奉红氍毹一端，